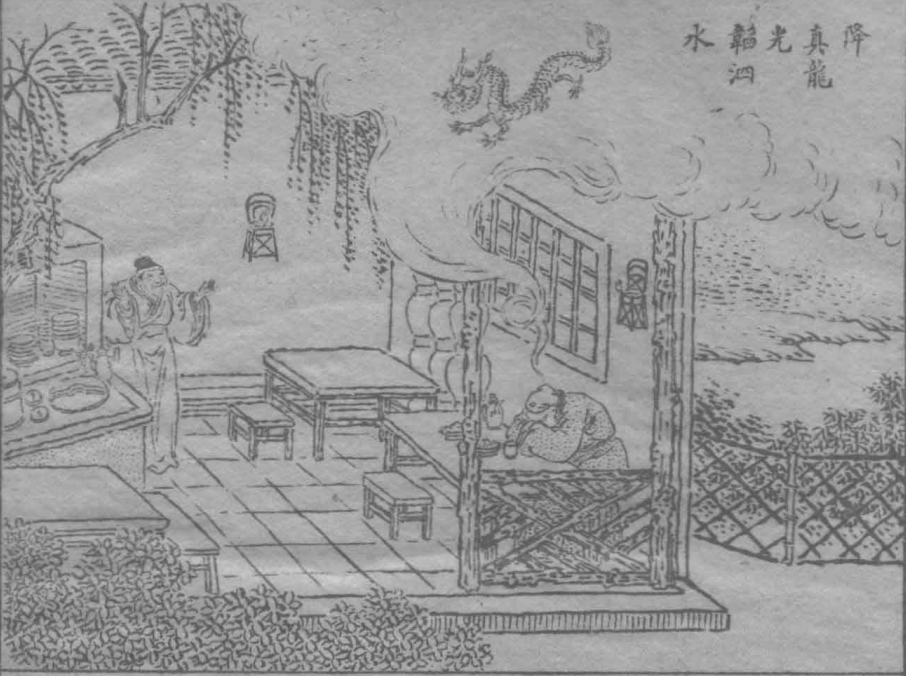


繪圖
前漢通俗演義

趙秦
唐缺署

第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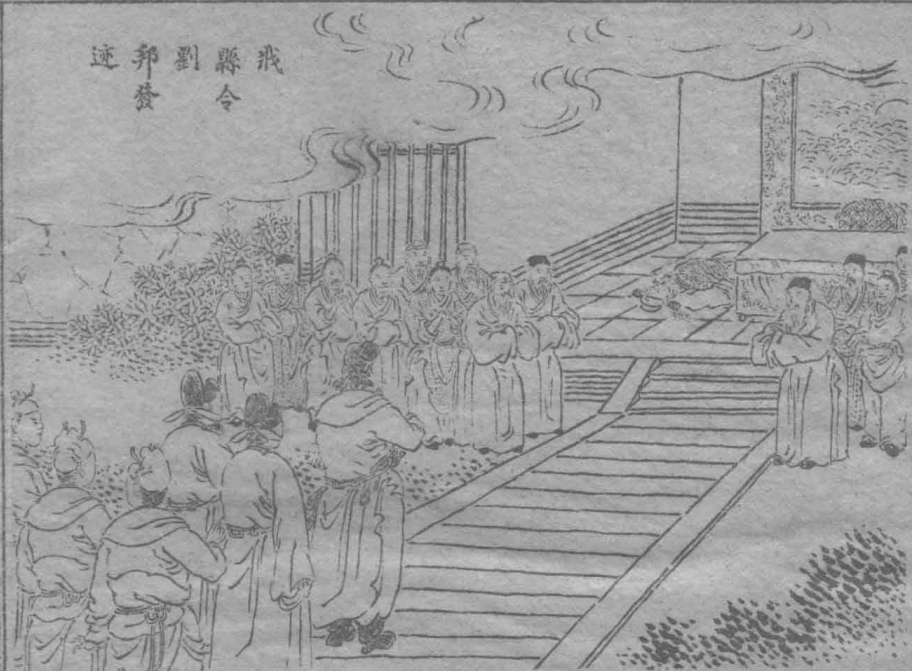
降真光龍
水韜泗



新大蛇夜走豐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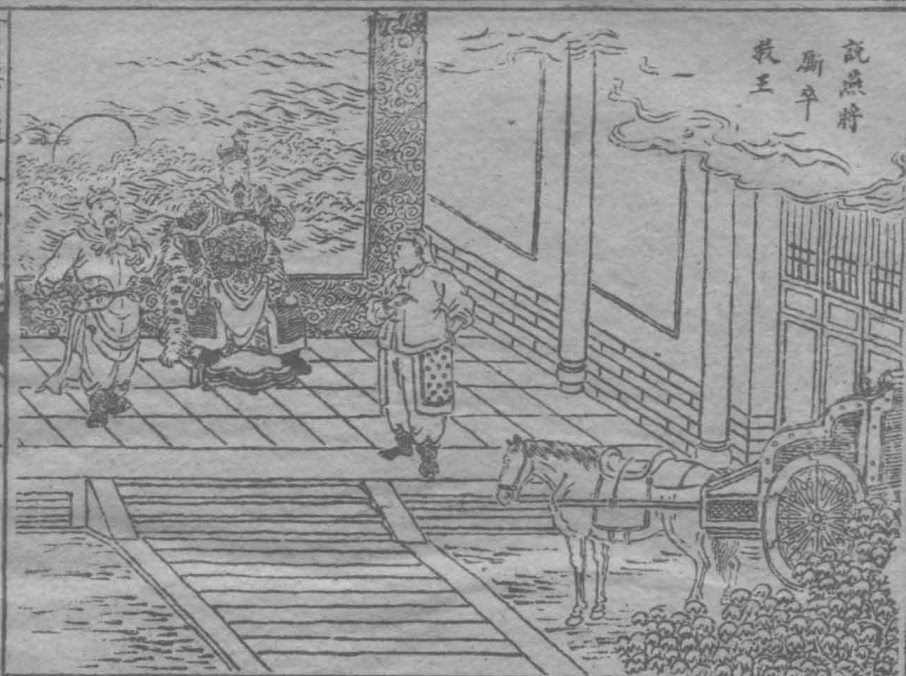
我縣令
劉邦發
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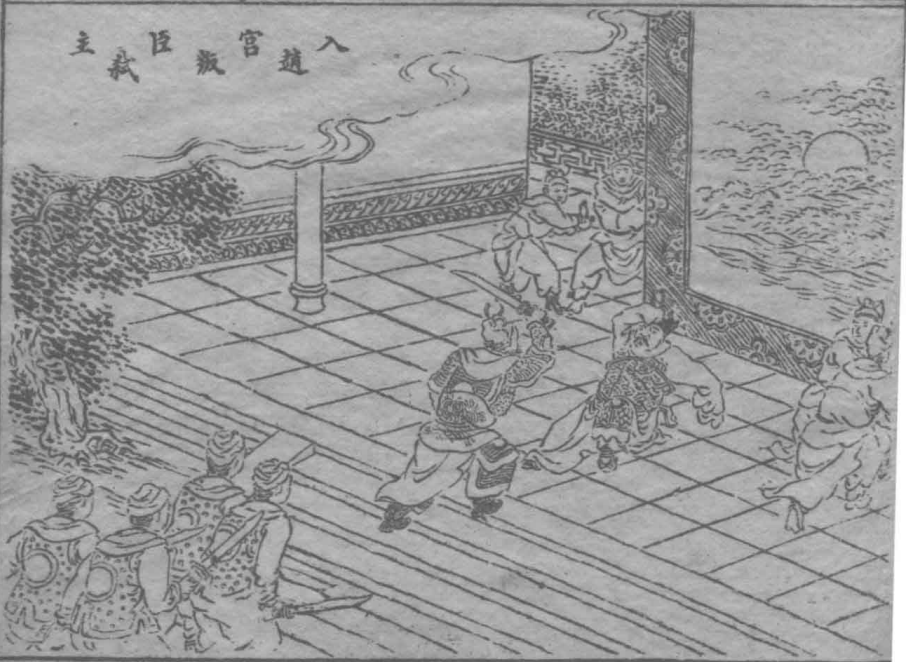
殺郡守
項梁舉
兵



說燕將
廟卒
我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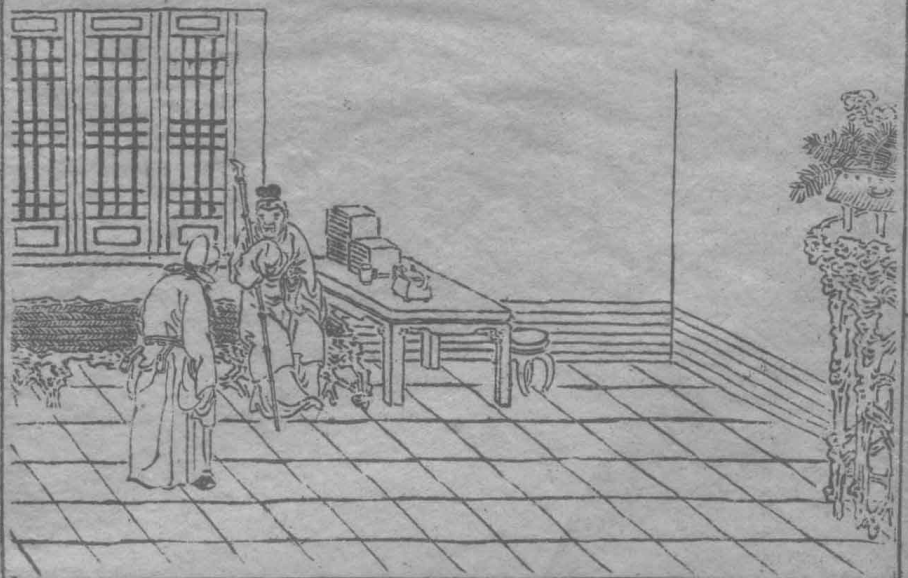
入趙宮叛臣裁主



失 兵 陳 王 命
機 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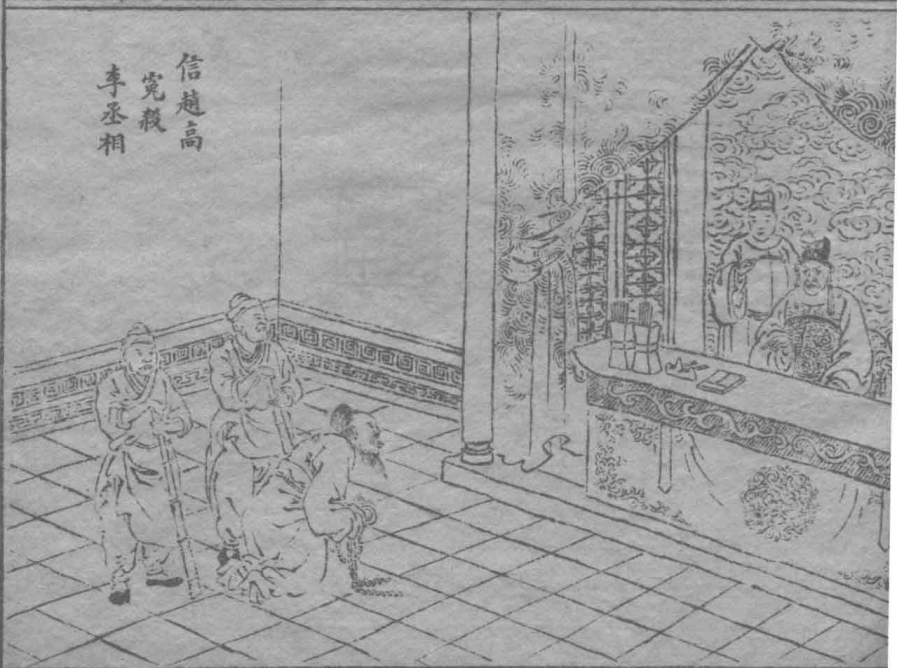
免 子 禍 嬰 母 垂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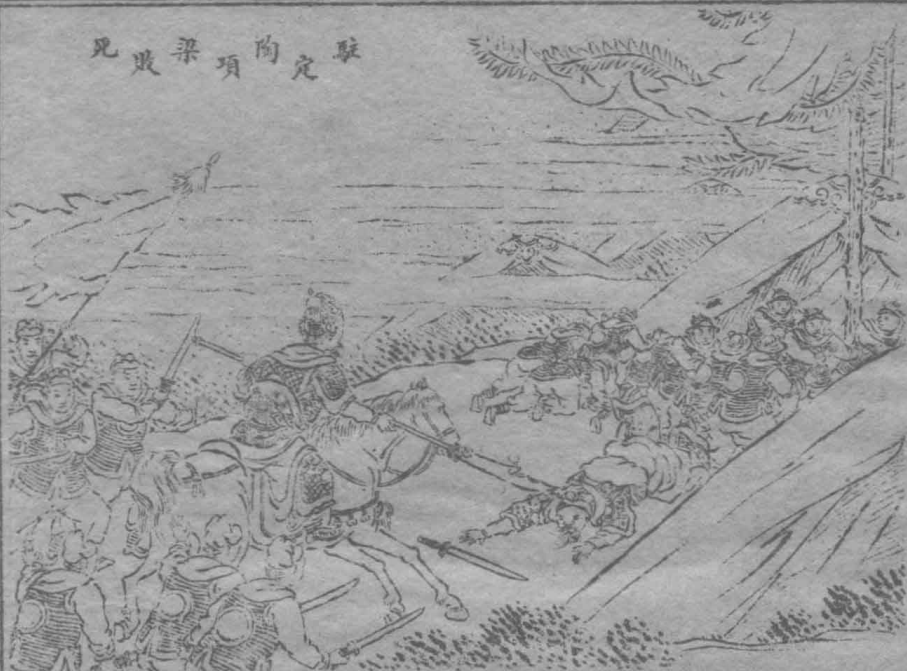
從范增
訪立
楚王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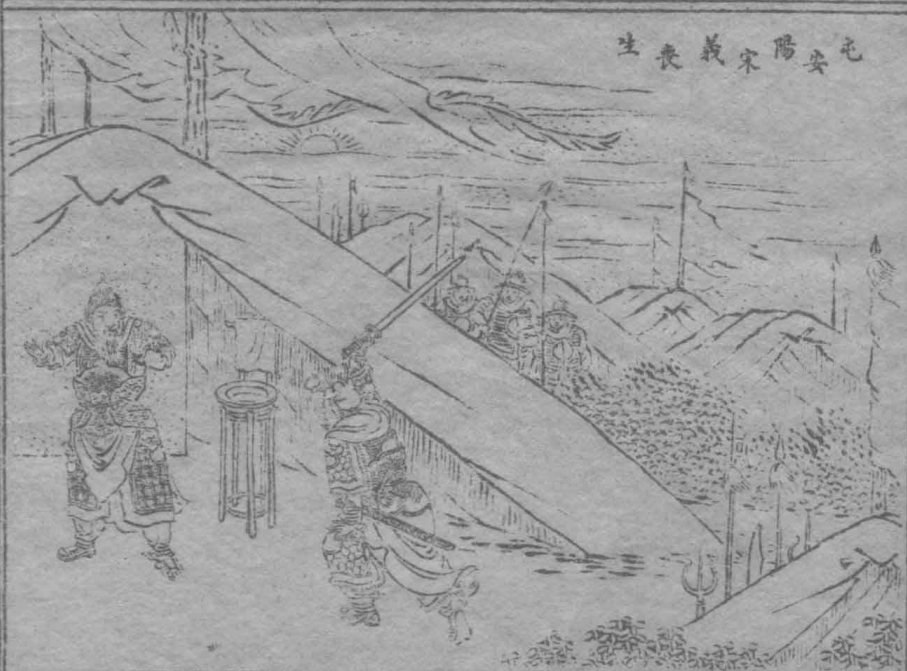
信趙高
冤殺
李丞相



駐定陶項梁敗死



屯安陽宋義喪生



破釜
沈丹
殺敵
奮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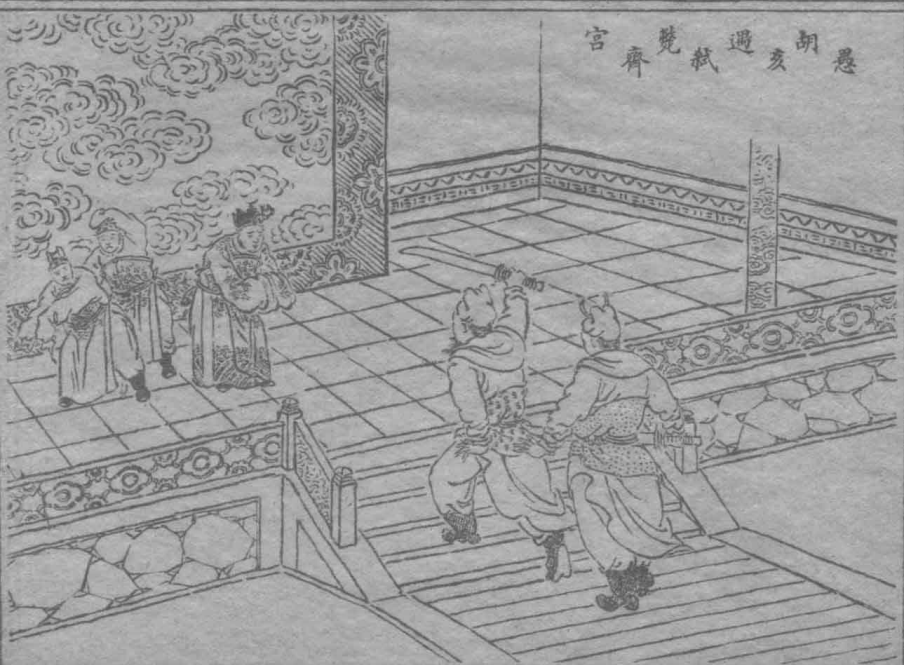
損兵
折將
畏罪
乞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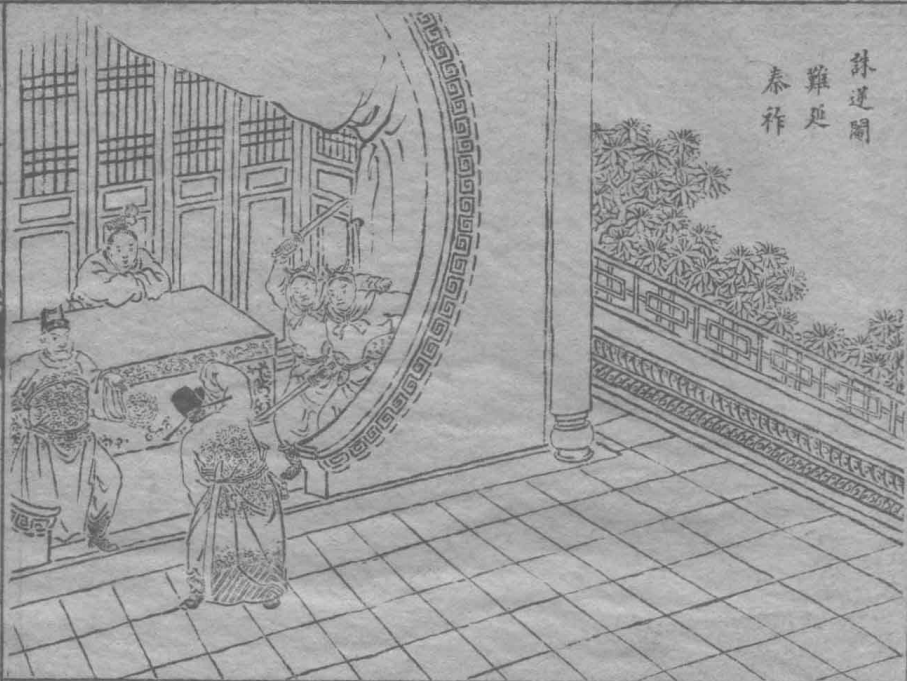
智 鄒 生 獻 謀 取 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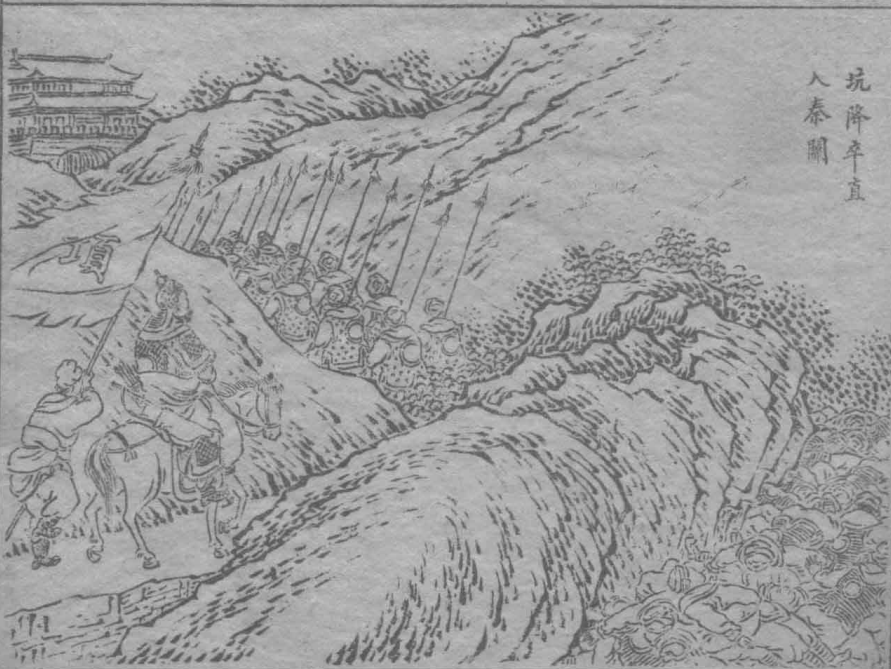
愚 胡 亥 遇 弒 覽 齊 宮



許運關
難延
秦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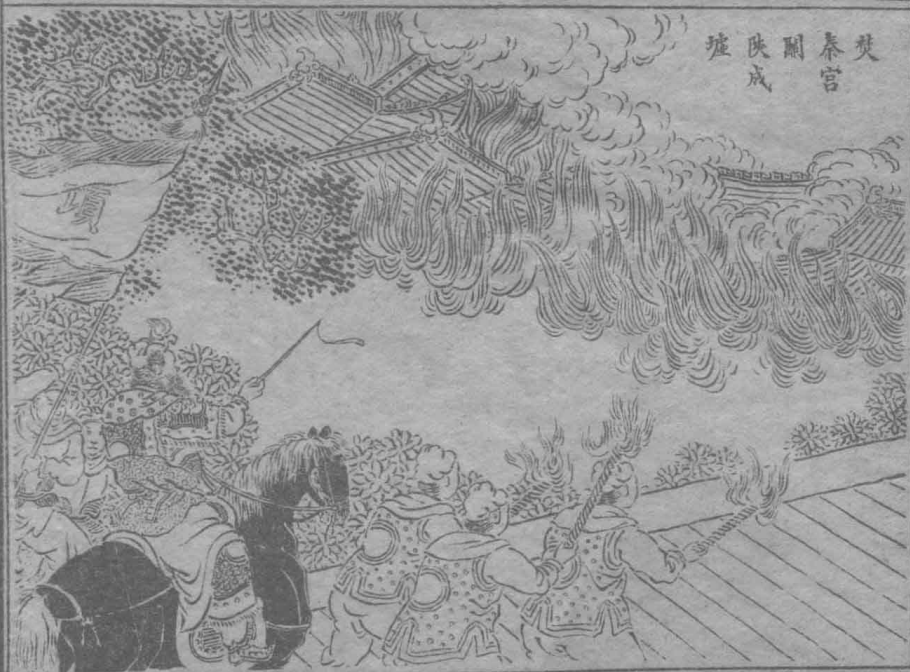
玩降卒直
入秦關



喜 鴻 張 樊 駕
門 保



焚 秦 關 陝 墟
宮 成



繪前漢通俗演義卷二

第十一回 降真龍光韜泗水

斬大蛇夜走豐鄉

却說秦二世元年九月江南沛縣地方有個豐鄉陽里村出了一位真命天子起兵靖亂後來就是漢朝高祖皇帝姓劉名邦字季父名執嘉母王氏名叫含始執嘉生性長厚為里人所稱美故年將及老時人統稱為太公王氏與太公年齡相等因亦呼為劉媪劉媪嘗生二子長名伯次名仲伯仲生時無甚奇異到了第三次懷孕却與前二胎不同相傳劉媪有事外出路過大澤自覺腳力過勞暫就隄上小坐閉目養神似寐非寐驚然見一個金甲神人從天而下立在身旁一時驚暈過去也不知神人作何舉動

此亦

與姜姬履梅同一怪誕大抵中國古史好談神話故有此異聞

惟太公在家記念妻室見他久出未歸免不得自去追

尋剛要出門天上忽然昏黑電光閃閃雷聲隆隆太公越覺着急忙攜帶雨具三腳兩步趨至大澤遙見隄上睡着一个人好似自己的妻房但半空中有雲霧罩住迴環浮動隱約露出鱗甲像有蛟龍往來當下疑懼交乘又復停住腳步不敢近前俄而雲收霧散天日復明方敢前往審視果然是妻室劉媪欠伸欲起狀態朦朧到此不能不問偏劉媪似無知覺待至太公問了數聲方睜眼四顧開口稱奇太公又問他曾否受驚劉媪答道我在此休息忽見神人下降遂至驚暈此後未知何狀今始醒來纔知乃是一

夢。太公復述及雷電蛟龍等狀。劉媪全然不知。好一歇神氣復原。乃與太公俱歸。不意

從此得孕。過了十月。竟生一男。

難道是神人所生麼

長頸高鼻。左股有七十二黑痣。太公知為英

物。取名為邦。因他排行最小。就以季為字。太公家世業農。承前啟後。無非是春耕夏耘。

秋收冬獲等事。伯仲二子。亦就農業。隨父營生。獨劉邦年漸長大。不喜耕稼。專好浪游。

太公屢戒勿悛。只好聽他自由。惟伯仲娶妻以後。伯妻素性慳吝。見邦身長七尺八寸。

正是一個壯丁。奈何勤喫懶做。坐耗家產。心中既生厭恨。口不免怨言。太公稍有所

聞。索性分析產業。使伯仲挈眷異居。邦尚未娶妻。仍然隨着父母。光陰易過。倏忽間已

是弱冠年華。他却不改舊性。仍是終日游蕩。不務生產。又往往取得家財。結交朋友。徵

逐酒食。太公本說邦秉資奇異。另眼相看。至此見他年長無成。乃斥為無賴。連衣食都

不願周給。邦却怡然自得。不以為意。有時恐乃父叱逐。不敢回家。便至兩兄家內棲身。

兩兄究係同胞。却也呼令同食。不好漠視。那知伯忽得疾。竟致逝世。伯妻本厭恨小叔。

自然不願續供了。邦胸無城府。直遂徑行。不管他憎嫌與否。仍常至長嫂家內索食。長

嫂嘗藉口孤寡。十有九拒。邦尚信以為真。一日更偕同賓客數人。到長嫂家。時正晌午。

長嫂見邦復至。已恐他來擾午餐。討厭得很。再添了許多朋友。越覺不肯供給。雙眉一

皺。計上心來。急忙趨入廚房。用瓢刮釜。佯示羹湯已盡。無從取供。邦本招友就食。乘興

而來忽聞厨中有刮釜聲。自悔來得過遲。未免失望。友人倒也知趣。作別自去。邦送友去後。回到長嫂厨內。探視明白。見釜上蒸氣正濃。羹湯約有大半鍋。纔知長嫂逞刁使詐。一聲長歎。掉頭而出。

不與長嫂爭論便是大度

嗣是絕迹不至嫂家。專向鄰家兩酒肆中。做了一

個長年買主。有時自往獨酌。有時邀客共飲。兩酒肆統是婦人開設。一呼王媼。一呼武

婦。

史記作負與婦通

二婦雖是女流。却因邦為毗鄰少年。也不便斤斤計較。并且邦入肆中。酤

客亦皆趨集。統曰計算。比往日得錢數倍。二主婦暗暗稱奇。所以邦要賒酒。無不應允。

邦生平最嗜杯中物。見二肆俱肯賒給。樂得盡情痛飲。往往到了黃昏。尚未回去。還要

痛喝幾杯。待至醉後。懶行。索性假寐座上。新睡一宵。王媼武婦。本擬喚他醒來。促令回

家。誰知他頭上顯出金龍。光怪離奇。不可逼視。那時二婦愈覺希罕。料邦久後必貴。每

至年終結賬。也不向邦追索。邦本阮囊羞澀。無從償還。歷年宕帳。一筆勾銷罷了。

兩婦都也

但邦至弱冠後。非真絕無知識。也想在人世間做些事業。幸喜交游漸廣。有幾人皆

他謀畫。教他學習吏事。他一學便能。不多時便得一差。充當泗水亭長。亭長職務。常判

斷里人獄訟。遇有大事。乃詳報縣中。因此與一班縣吏。互相往來。最莫逆的就是沛縣

功曹。姓蕭名何。與邦同鄉。熟諳法律。

何為三傑之一故特筆叙出

一次為曹參夏侯嬰諸人。每過泗上。

邦必邀他飲酒。暢談肺腑。脫略形骸。蕭何為縣吏翹楚。尤相關切。就使劉邦有過誤等

情亦必代為轉圜。不使得罪。會邦奉了縣委。西赴咸陽。縣吏各送贐儀。統是當百錢三

枚。何獨餽五枚。及邦既入咸陽城。辦畢公事。就在都中間逛數日。但見城闕巍然。市廛

輻湊。車馬冠蓋。絡繹道旁。已覺得眼界一新。油然而感。是時始皇尚未逝世。坐了鑾駕。

巡行都中。邦得在旁遙觀。端的是聲靈赫濯。冠冕堂皇。至御駕經過。邦猶徘徊瞻望。喟

然歎息道。大丈夫原當如是哩。人人想做皇帝。無怪劉李既而出都東下。回縣銷差。仍去做泗上亭

長。約莫過了好幾年。邦年已及壯了。壯猶無室。免不得帳及鰥居。況邦原是好色。怎能

忍耐得住。好在平時得了微俸。除沽酒外。尚有少須餘蓄。遂向娼寮中尋花問柳。聊做

那蜂蝶勾當。里人豈無好女。只因邦向來無賴。不願與婚。邦亦並不求偶。還是酒迹平

康。隨我所欲。費了一些纏頭費。倒省了多少養婦錢。會由蕭何等到來晤談。述及單父

單音善縣中。來了一位呂公。名父字叔平。與縣令素來友善。此次避讎到此。挈有家眷。

縣令顧全友誼。令在城中居住。凡為縣吏。應出資相賀云云。邦即答道。貴客辱臨。應該

重賀。邦定當如約。說畢。大笑不止。已篇何亦未知邦懷何意。匆匆別去。越日。邦踐約進

城。訪得呂公住處。昂然徑入。蕭何已在廳中。替呂公收受賀儀。一見劉邦到來。便宣告

諸人道。賀禮不滿千錢。須坐堂下。明明是戲弄劉邦劉邦聽着。就取出名刺。上書賀錢盈萬。因

即繳進。當有人持刺入報。呂公接過一閱。見他賀禮獨豐。格外驚訝。便親自出迎。延令

上坐端詳了好一會。見他日角斗胸龜背龍股。與常人大不相同。不由的敬禮交加。特別優待。蕭何料邦乏錢。從旁揶揄道。劉季專好大言。恐無實事。呂公明明聽見。仍不改容。待至酒肴已備。竟請邦坐首位。邦並不推讓。居然登席。充作第一位嘉賓。大眾依次坐下。邦當然豪飲。舉杯痛喝。興致勃然。到了酒闌席散。客俱告辭。呂公獨欲留邦。舉目示意。邦不名一錢。也不加憂。反因呂公有款留意。安然坐着。呂公既送客出門。即入語劉邦道。我少時即喜相人。狀貌奇異。無一如季。敢問季已娶婦否。邦答稱尚未。呂公道。我有小女。願奉箕帚。請季勿嫌。邦聽了此言。真是喜從天降。樂得應諾。當即翻身下拜。行舅甥禮。并約期親迎。歡然辭去。呂公入告妻室。已將娥姁許配劉季。娥姁即呂女小字。單名為雉。呂媪聞言。動怒道。君謂此兒生有貴相。必配貴人。沛令與君交好。求婚不允。為何無端許與劉季。難道劉季便是貴人麼。呂公道。這事非兒女子所能知。我自有慧鑑。斷不致誤。呂媪尚有煩言。畢竟婦人勢力不及乃夫。這好聽呂公備辦妝奩。等候吉期。轉瞬間吉期已屆。劉邦着了禮服。自來迎婦。呂公即命女雉裝束齊整。送上彩輿。隨邦同去。邦回轉家門。迎女下輿。行過了交拜禮。謁過太公劉媪。便引入洞房。揭巾覷女。却是儀容秀麗。丰采逼人。不飽英雌頓時惹動情腸。就攜了呂女玉手。同上陽臺。龍鳳諧歡。熊羆叶夢。過了數年。竟生了一子一女。後文自有表見。暫且不及報名。只劉邦得配。

呂女雖然相親相愛。備極綢繆。但他是登徒子一流人物。怎能遂不二色。況從前在酒色場中。時常廝混。免不得藕斷絲連。又去閑逛。湊巧得了一個小家碧玉。楚楚動人。詢明姓氏。乃係曹家女子。彼此敘談數次。竟弄得郎有情。女有意。合成一場露水緣。曹女却也識有他。却比呂女懷姙。還要趕早數月。及時分娩。就得一男。里人多知。曹女為劉邦外婦。邦亦並不諱言。只瞞着一個正妻呂雉。不使與聞。已暗伏呂雉之妒待呂氏生下一子一女。曹女尚留住母家。由邦給貲贍養。因此家中只居呂婦。不居曹妾。邦為亭長。除乞假歸視外。常住亭中。呂氏但挈着子女。在家度日。劉家本非富貴。祇靠着幾畝田園。作為生活。呂氏嫁夫隨夫。暇時亦至田間刈草。取做薪芻。適有一老人經過。顧視多時。竟向呂氏乞飯。呂氏憐他年老。回家取湯給老人。老人飲罷。問及呂氏家世。呂氏略述姓氏。老人道。我不意得見夫人。夫人日後必當大貴。呂氏不禁微哂。老人道。我素操相術。如夫人相貌。定是天下貴人。當時何多相士呂氏將信將疑。又引子至老人前。請他相視。老人撫摩兒首。且驚且語道。夫人所以致貴。便是為着此兒。又顧幼女道。此女也是貴相。說畢自去。道值劉邦歸家。由呂氏具述老人言語。邦問呂氏道。老人去了。有多少時候。呂氏道。時候不多。想尚未遠。邦即搶步追去。未及里許。果見老人蹣跚前行。便呼語道。老丈善相。可為我一看否。老人聞言迴顧。停住脚步。即將邦上下打量一番。便道。君相大貴。我所